

46 愛情與金錢 羅伊納·阿金耶米 著

1

克拉克森家住在劍橋附近的鄉下，離最近的村莊約有半英里路，距離河有 1 英里左右。他們有棟大而古老帶有美麗花園的房子，花園裏有許多花和古樹。

7 月的一個星期四早上，傑基從花園進了屋。她是個高大，肥胖，30 來歲的女人。這是一年中 hottest 的日子，而她卻穿著暖色調的黃色襯衫和棕色裙子。她走進廚房去喝水，這時電話響了。

「劍橋 1379 號，」傑基說。

「你好！我是黛安娜。我想和媽媽說話。」

「媽媽不在家，」傑基說，「她看醫生去了。」

「怎麼了？出了什麼事？」

「沒什麼，」傑基說，「你打電話幹嗎？這個周末你回來嗎？媽媽希望每個人都在。」

「是啊，我想回來，」黛安娜說。「我正因為沒錢買火車票，才打電話。」

「沒錢！媽媽總是給你錢。」

「電話費很貴的，」黛安娜冷冷說道，「請告訴媽媽，我需要錢。」

傑基放下電話，她從包裏拿了支煙抽起來。她因她的妹妹總是要錢感到生氣。黛安娜 20 歲了，在家裏最小，她住在倫敦，在一所大房子裏有間屋子。她想成爲一個歌唱家，她唱得很棒可是她卻從來不願找工作。

傑基走回廚房動手做一些三明治。這時後門開了，她的母親走了進來。

「天太熱了！」莫利說道，她脫下帽子放在桌上。她是位高個子、皮膚淺黑，有雙美麗眼睛的女人。

兩條大黑狗跟著她進了廚房圍著她轉，她坐下來把手放在它們的頭上。

傑基把三明治放在桌上。「媽媽，」她說道，「黛安娜打來電話，她想要錢買火車票。」

莫利閉上眼一會，然後站起來。「下午我希望你收拾一下屋子爲周末做準備，」她說，「哦，隨後請去村裏給我買些藥片。」

「好的，媽媽。」傑基說。

莫利向門口走去。

「媽媽，請等一會，」傑基說。「彼得·霍布斯今早來了，他對你的那封信很生氣。你知道，他丟了工作。你爲什麼寫信給他的辦公室？他想和你談談這事。」

「好啦，我不想和他談。」莫利說，她打開門。

「可是媽媽，你不明白。他 17 歲了，那是他第一份工作，他非常非常生氣。他說……他說他會殺了你！」

莫利沒答話，她走出房間關上了門。

2

星期六晚上 7 點。傑基站在窗前。一輛小車徐徐駛到前門停下來。一個白頭髮、高個子的男人下了車，他是艾伯特，莫利姐姐的丈夫。

「是艾伯特姨父，」傑基說。「他總是遲到。」

她走出房間打開前門。艾伯特走進來，立刻便走向莫利。

「哦，親愛的，抱歉，我來的太遲了，」艾伯特說。「今天是你 50 歲生日！多漂亮的裙子！」

莫利沒有笑。「謝謝你，艾伯特。我們都老了。」今晚她穿了一條長長的黑裙子，兩條黑狗蹲在她腳邊。「現在大家都到了，咱們吃飯吧。」她說。

大家都站起來走到桌前。

「餐桌看起來不錯，傑基。多美的花啊！」黛安娜說。她是個美麗的女孩，有一頭長長的黑頭髮和一雙深藍色的眼睛，她穿了一條紅色的長裙。

艾伯特坐在羅傑的旁邊。羅傑是莫利的兒子，她的第二個孩子。他住在劍橋一幢昂貴的房子裏。

「有個叫彼特的人沿路阻擋我，」艾伯特說。「他是誰？他很生你的氣，莫利。」

「那是彼得·雷布斯，家住在馬路對面的房子裏。」傑基很快地說。她看著餐桌對面的莫利。「他上周丟了工作，他生每個人的氣。」

「他不喜歡的是莫利，」艾伯特說。

莫利一言不發。大家開始吃東西。

「安妮姨媽好嗎？」傑基問。

「她現在更糟糕了，」艾伯特說。「她所有時間都呆在床上。她一天 24 小時都需要護士。」

「我真難過，」莫利說。

艾伯特停下來看著莫利。「你知道，這事非常麻煩並且非常花錢。莫利，安妮因為你不去看她很不高興。她非常愛你。你知道，你是她的小妹妹。」

莫利閉上了眼。「我知道這些，艾伯特。我都 50 歲了，可我總是她的「小」妹妹。好吧，然們以後再談這事。」

艾伯特笑道。「哦，是啊，我們以後再談！莫利，和你總是以後，總是明天。從來不是今天。」

傑基看著她的母親，她的母親生艾伯特的氣。莫利從來就不喜歡談論他姐姐，也不喜歡去拜訪她。而她病得很重。

「這裙子真漂亮，黛安娜。是新的嗎？」傑基問。

「謝謝，傑基。是的，新裙子，非常貴。我周三才買的！」黛安娜說。她沖著傑基微笑。

「你所有的東西都昂貴，」傑基說。她記起周四關於火車票的電話。

「我不喜歡便宜的東西，」黛安娜說。「我不久會需要更多的錢，我想去美國。羅傑，你能幫我嗎？」

「哦，不行，」羅傑說。「沒有人想幫你，黛安娜。我們都知道，你不喜歡工作，但是我們都希望你找份工作。」

黛安娜笑道。「沒關係，羅傑。我不需要你的幫助，媽媽總是會幫我的，媽媽最愛我。」她突然笑了一下，一個轉瞬即逝美麗的微笑。可她的眼神卻是冷冷的。

傑基看著她的媽媽，莫利臉色蒼白。傑基不明白為什麼。她的媽媽會怕黛安娜？傑基希望她的媽媽今天快快樂樂。

「艾伯特姨父，你還要些肉嗎？」傑基問。「羅傑，你能給每人再添些飲料嗎？」

羅傑站起來動手給大家加了些酒。「這酒不錯，」他說。

莫利第一次笑了。「是啊，你父親愛喝這種酒。他經常喝。」

「是啊，」艾伯特看著莫利說「也非常貴。」

「羅傑，這個周末你想見見布里格斯嗎？」傑基急忙問。「他剛來農場。他想見見你。」

「布里格斯？布里格斯？」莫利說，她突然生氣了。「不要和我談那個男人，我不喜歡他。他想要我把一半的花園當他的農場。他說，他需要更多的土地。我不希望他來我家，他總是髒兮兮的，還有一口壞牙。」

傑基站起來拿她的包。「抱歉，我想抽支煙。」

「煙！你的嘴總是叼著煙，」莫利說。「我討厭煙，抽煙對你不好。」

傑基開始抽煙，她感到很生氣，但她什麼也沒說。她想讓她媽媽今晚快樂些，可看來這非常難。

羅傑喝了好些酒。「好啦，媽媽，布里格斯先生可能是對的。你清楚，花園是太大了，」他說。「你要幹許多的事，房子也太大了。你都 50 歲了，你需要更多的照顧。」

「羅傑！你明白，我不需要護士！我每天在花園裏幹點活，我在那兒感到快樂。」莫利站起來。「我知道你們都想要我的錢。你們來這兒只為一頓免費的晚餐，不是想來看看我，你們不愛我。你們想要我的房子，我的錢。好吧，你們都等著。在我死之前，任何人都別想從我這兒得一點兒！」

「別說這些，媽媽！」傑基叫道。

莫利穿過房間走到門前。「現在我感到不舒服。我要上樓睡覺了。」

莫利離開了房間，大家都沒動。

「有一天我會殺了這女人，」黛安娜平靜地說。

羅傑看看黛安娜，但什麼也沒說。艾伯特上下搖晃著腦袋。「不舒服！她生氣了，就這樣，」他說。「莫利談到錢總要生氣。為什麼她不能對她姐姐好點？安妮不久就要死了，莫利知道這些。」

傑基抽完煙站起來。「每個人都來點咖啡嗎？到廚房去，咱們在那兒喝吧！」

3

第二天清晨整幢房子靜悄悄的。突然從羅傑房間旁邊他母親的屋子裏傳出一聲尖叫。羅傑睜開眼看了下鐘，還不到7點。他下了床，悄悄打開門。正在這時他母親房間的門也打開了，黛安娜走出來，她的臉色非常蒼白。

「羅傑！媽媽她，我端了杯咖啡給她，發現她死了。她死了……死在她床上，」她哭道。

羅傑急忙走到他母親的門前往裏看，窗戶是開著的，可房間裏是溫暖的。莫利躺在床上，一隻手在她頭下。羅傑走到床前把手放在她的手臂上，屍體已經冷了。床邊的小桌上有杯熱咖啡和一個空杯子。

「我打電話去叫醫生，」黛安娜說。

「她死了，」羅傑慢慢地說。他的臉也變白了。「媽媽死了！」

黛安娜穿過房間走到門口。「我去打電話叫醫生，」她又說。

「等會兒！」羅傑叫道。「咱們得先告訴家人。」

「家裏人！沒有人愛媽媽！」黛安娜走出去跑下樓。

羅傑跟著她慢慢走下樓站在電話旁。

「普拉特先生，我是黛安娜·克拉克森。我的媽媽——她死了。你能儘快趕來嗎？」

黛安娜放下電話。「這不是真的，羅傑！媽媽死了！爸爸去年冬天死了，現在媽媽也死了。」黛安娜開始哭泣。

「別哭了，戴安娜，」羅傑說。「咱們上樓去告訴艾伯特姨父和傑基。」

「不！你去告訴他們！沒人愛媽媽，你們不必內疚。看看你們！你們想要她的錢。不過如此。」

羅傑突然想揍黛安娜。「安靜點！」他說。「你怎麼了？你不愛媽媽，你也想要她的錢，別忘了這點！」

「不錯，」黛安娜說。「哦，我不能再呆在這兒了。我要出去。我要和狗去河邊。」

「不行，」羅傑說。「醫生就要來了，我想你留在這兒。」

黛安娜沒說話。她走進廚房。狗立即站起來走到她旁邊。「多漂亮的狗！爸爸愛你們，媽媽也愛你們。現在我會愛你們的。」她打開後門，帶著狗走了出去。

羅傑沒動，他仍站在電話旁。「不錯，」他想。「我的確為錢高興。我需要錢，現在我是富有的了。事情現在對我來說更容易。但是媽媽……我為什麼不多愛她些呢？可現在她死了。」羅傑慢慢地上了樓，他想要在普拉特醫生來前穿好衣服。

普拉特醫生是個矮胖沒有多少頭髮的男人，他是家庭醫生並且他非常清楚克拉克森一家人。他立即上樓查看莫利的屍體。他仔細看了床邊桌子上的一杯咖啡和空杯子。

「抱歉，羅傑，」他說。「黛安娜在哪兒？她給我打了電話。」

「她帶著狗出去了，」羅傑說。「她沖我生氣，對每個人都生氣。」

普拉特醫生沉默了一會。「這事非常難辦。羅傑，我要打電話給警察。」

「警察！爲什麼？出了什麼事？」

「我不清楚，你的母親沒病，我周四見到她身體很好。她爲什麼會死？我不明白，我想找出原因。」

羅傑走到窗前向外看花園。這是個美麗的夏天清晨，天空藍藍的而花園是一片綠色，一切都非常安靜。他的媽媽愛這個花園，然而湯姆·布里格斯卻打著這個花園的主意，並且羅傑也想要這個花園。羅傑覺得事情越來越糟。

「你的媽媽服了安眠藥，」普拉特醫生說。「你知道嗎？她周四買了瓶安眠藥，可是我在她的房間卻找不到。」

「我不知道，」羅傑說。「好吧。咱們下樓去，你可以給警察打電話。」

羅傑走進廚房弄了些咖啡，這時黛安娜帶著狗走進來。

「羅傑，」她說。「你瞧，我很抱歉。我生氣了並說了些令人生氣的話。」

「沒關係，」羅傑說。「給你，喝點咖啡。普拉特醫生正打電話給警察。你知道媽媽服安眠藥嗎？哦，瓶子不在她的屋裏。」

「什麼？我不知道。」黛安娜端起咖啡開始喝。她的眼睛看起來又大又黑。

這時普爾特醫生走進廚房。「他們馬上來，」他說。「黛安娜——我爲你媽媽難過。」

「普拉特醫生，我想告訴你有關昨晚的事，每人都非常生氣……」

「安靜些！」羅傑急忙說。

「黛安娜在張嘴前從不想想，」他生氣地想。

黛安娜沒看羅傑。「昨晚媽媽早早就上床了，因爲每個人……」

「別告訴我，」普拉特醫生說。「你可以告訴警察。」

羅傑的臉紅了，突然他覺得有些害怕。「警察會找每個人談話，問些問題。」他想。「然後他們會想要答案，這事非常棘手。」他喝完咖啡站起來。

「我上樓去，」他說。「我去告訴艾伯特姑父和傑基有關媽媽的事……還有報警的事。」

4

警察很快就到了，來了許多人，一些人帶著相機上樓到莫利的房間。兩個偵探在廚房和普拉特醫生談話。家人在客廳等著。這又是個熱天，窗戶開著，狗安靜地坐在黛安娜腳旁。沒人說話。傑基抽著煙。他們等了很長時間。突然門開了，兩名偵探走了進來。

「早上好。我是沃爾什探長，這是福斯特警官。」探長沒有笑。他是個高大的男人，穿件黑色的舊衣服，披著件黑色外套，戴著頂黑色的帽子。

他總覺得冷所以穿了件外套。「昨晚有人把安眠藥放在克拉克森太太的熱牛

奶裏，我們會問每個人。勞駕，我們需要一個房間。」

羅傑站起來。「我是羅傑·克拉克森。你們可以用我父親過去的辦公室。跟我來，就在這兒。」

辦公室不是很大，但有一張桌子和三四把椅子。羅傑打開了窗戶。

「我想先和你的姨父艾伯特·金談談，」沃爾什深長說。他脫下帽子和外套，坐在桌旁。

「當然可以，」羅傑說，然後離開了。

福斯特警官等在門邊。他是個高個子、黑頭髮，有著迷人微笑的年青人。他通常在周日早上打網球，因而今早他有些不高興。他是劍橋網球俱樂部最好的隊員之一。

艾伯特走進來坐下。

「金先生，我想問你幾個問題，」探長說，「然後福斯特警官會把你說的話都記錄下來。」

艾伯特看著自己的腳。「好，好的。這是你們的工作。我理解。」

「告訴我有關昨晚的事。」沃爾什探長平靜地問。「你對克拉克森太太生氣了。」

艾伯特這才直視著沃爾什探長。「是的，我生氣了。每個人都生氣了，羅傑生氣了，黛安娜想要錢去美國。然後有個叫湯姆·布里格斯的男人……他想要一半花園當他的農場。莫利是個富有的女人。我需要錢，因為我的妻子安妮——莫利的姐姐——病得很重。我把這些告訴了莫利。」

「接著發生了什麼？」

「嗯，莫利沖大家生氣，然後上了樓。我們進廚房去喝咖啡。傑基希望每人都上去對莫利道晚安。她和莫利住在一塊，所以她想讓莫利快樂些。開始羅傑不同意，他在生氣，不想見他的媽媽。」

「接著你去莫利的房間見她了？」

「是的。我累了，我先上了樓。我去莫利的房間又向她要錢。但是不行——她沒有錢給她的姐姐。」艾伯特停下來並用手蒙住了眼睛。

沃爾什探長看了會艾伯特。「你上床後聽到什麼聲音嗎？」「我想，每人都到莫利的房間對他道晚安。隨後，我聽到有人……他——或者她——下了樓。那時大概是午夜了。」

「很好，金先生，謝謝。你現在可以走了。」艾伯特離開了房間。

沃爾什探長把手放在腦後。「幾點了？我餓了。我們了解了不少東西，但我需要點咖啡。」

「要我去廚房嗎？」福斯特警官問。

「哦，不，呆會兒。咱們接下來見見傑基·克拉克森。」

傑基走進來坐下，她低頭看著手沒說話。

「我們在黛安娜的房間發現了你媽媽安眠藥的空瓶子。」探長突然說，然後他等著。傑基臉色沒變，她一言不發。「告訴我，你的媽媽是從村裏的商店買到

藥的嗎？」

「對。媽媽通常每晚都要服一片安眠藥，所以她要許多藥片。有時她去商店買，有時是我去。周四我請彼特·霍布斯去買。他住在馬路對面的那幢房子，他經常騎自行車去村裏。」

「明白了。你母親想留在這幢房子裏。你呢？你想搬家嗎？」

傑基抬頭看了會然後又低下頭看著她的手。「這是我媽媽的房子。我愛我的媽媽，她對我很好。」

「昨晚你去她的房間見她了嗎？」

「去了，每人都去了。黛安娜煮了熱牛奶並端給了媽媽。她通常在睡前要喝杯熱牛奶。」

沃爾什探長把手放在腦後。傑基很平靜。「你的媽媽說些什麼？」

傑基打開包找了支煙。「我可以抽嗎？」

「當然，這是你的家，」沃爾什探長說，他看著傑基。「你的媽媽說了些什麼？」他又問。

「她又想下樓。她想起了狗——她想給它們弄點東西吃。我走回我的房間然後她下了樓。」

「這時幾點了？」

「我記不清了。我想大概是午夜。」

「那麼那杯熱牛奶呢？」

「它在她床邊的桌上。」

「你需要你母親的錢嗎？」

「不，探長。錢對我不重要。有比錢更重要的東西，」傑基平靜地說。

「嗯，你的艾伯特姨父要錢，湯姆·布里格斯想要花園。你什麼也不想要？」

傑基抽完煙抬頭看著探長。她的眼裏突然冒著火氣。「別忘了彼特·霍布斯。是我媽媽使他丟了工作。你知道，他想殺她。還有黛安娜呢？你們在她包裏發現了空瓶子。」

沃爾什探長仔細聽著。「我們會對每個人提問，克拉克森小姐。」

傑基沉默了一會。「探長，你們要些三明治和咖啡嗎？」

「哈！好，麻煩了！」沃爾什探長溫和地說。「我非常想要三明治和咖啡。」

傑基離開了房間。沃爾什探長想，她為什麼突然生氣了？房間靜悄悄地。

5

用完咖啡和三明治後，沃爾什探長叫羅傑·克拉克森到辦公室，羅傑走進來坐下。探長馬上就開始了提問。

「嗨，克拉克森先生。你母親昨晚為何生你的氣？」

「房子太大了，」羅傑說。「媽媽得幹許多活，我希望他搬家。可是不行，她愛這所房子和花園，她不想搬。」

「克拉克森先生，告訴我有關你工作的事，你母親死了，現在你富有了。你需要錢嗎？」

羅傑的臉突然露出害怕的神色。「你在說什麼？我沒有殺我的媽媽。我需要錢，這是真的。我和一個朋友想在這兒的花園裏建 10 所房子，這事能使我們賺許多錢，所以我希望媽媽賣了這所房子，這是真的。可是布里格斯先生也想要半個花園當他的農場，這你是知道的。」

沃爾什探長在桌上擺弄著鉛筆。「告訴我，樓上發生了什麼事？你去你母親的房間了嗎？」

「是的，我去了。我想對媽媽道一聲晚安。」

「你又談起了房子？」

「是的，我說了。她又說不行，她愛這所房子，她不想賣掉它。」

沃爾什探長看了羅傑一會。「明白了。克拉克森先生，在黛安娜的房間裏我們發現了安眠藥的空瓶。」

羅傑沒變臉色。「哦？有某個人把它們放在那裏了。黛安娜不會殺媽媽，我知道這事，是她發現了屍體。」

「很好。下一個我想見見黛安娜。」

羅傑站起來離開了房間。

沃爾什探長站起來把手放進口袋。他走到窗前看著外邊樹。爲什麼羅傑·克拉克森會害怕？這重要嗎？他看著福斯特警官。

「明天早上，去克拉克森先生的辦公室——你知道他的名字。」他說。「問些有關他的情況，工作、朋友、錢。」

福斯特警官記了下來。「好的，深長。」

「打網球的好天氣，警官？」

福斯特警官笑道。「別說這個，你知道，這種天氣可不容易遇到。我不喜歡坐在這兒看太陽。」

戴安娜走進房間坐下來，她看著福斯特警官並沖他笑。「我想，我上個月在網球俱樂部見過你，你打得很棒。」

福斯特警官的臉變紅了。沃爾什探長看著他。「哦，是的。那位打得激烈、興奮的球員就是福斯特警官。」

黛安娜又朝著福斯特警官笑，他的臉變得更紅了。

「好了，克拉克森小姐，」沃爾什探長說。「我想請你談談昨晚的事。」

黛安娜收住了笑容。「哦，我可以談談昨晚，我的確是要談談。我們都生氣了。媽媽早早就上了床，然後我端了杯熱牛奶給她。我們都在廚房，隨後彼特·霍布斯進來了，他幾乎把後門給砸倒了。」黛安娜停住了。

「接著呢？」

「他對那封信很生氣，他想殺媽媽。你會和他談談嗎？」

「我們會找每個人談。」

「很好。湯姆·布里格斯也進了廚房。你要和他談談嗎？」

「克拉克森小姐，我提幾個問題。你什麼時候端牛奶上樓的？」

「在羅傑之後。」他停了一會，然後她又說。「我不喜歡媽媽，探長。你要知道，她殺了我父親。去年冬天，聖誕節後，她開車撞著一棵樹，害死了我父親。」

沃爾什警官仔細看著黛安娜的臉。「我明白了，所以你要殺死你母親？」

黛安娜笑了。「我是想殺她，但是我沒幹。探長，我可以告訴你有關這個家的許多事。每個人都希望母親死。艾伯特姨父想要她的錢給他妻子安妮。還有我的哥哥，他需要很多錢。他有一所昂貴的房子和一輛昂貴的轎車。再想想傑基。你知道傑基不喜歡媽媽嗎？很久以前，一個不錯的男孩在這兒工作，他是個園丁，傑基非常愛他，可是媽媽不同意。一個園丁對克拉克森家女孩來說不是個好丈夫！」

沃爾什探長平靜地聽著。這些都很有趣，可是它們重要嗎？也許如此。克拉克森家是一個多麼快樂的家庭！

「我們在你的房間找到安眠藥的空瓶，」沃爾什探長平靜地說，他仔細看著她的臉。

黛安娜突然站起來，她一臉怒氣。「什麼？我沒有放在那兒！我不要聽這些！」她跑出房間。

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」沃爾什探長說。「她喜歡你，警官，你得小心點。」福斯特警官笑笑，他的臉卻又變紅了。

「有人把安眠藥放在莫利的熱牛奶裏，」探長說。「所有人昨晚都在廚房。彼特·雷布斯和湯姆·布里格斯也在那兒。他們中有人殺了莫利。」

沃爾什探長戴上帽子穿上外衣。「走吧，我們需要和彼特·霍布斯和湯姆·布里格斯談談。咱們得先喝點咖啡，我還想要塊三明治。我又餓了！」

6

他們在小車下找到彼特·霍布斯——一輛舊的綠色小車。他慢慢站起來。他穿了條舊的藍褲子和一件髒兮兮的桔色襯衫。

「我們想和你談談克拉克森太太，」沃爾什探長說。「哦，談談她，」彼特說。他看著探長。「我知道她死了，村裏有人告訴了我。」

「昨晚你為什麼去克拉克森家？」

「傑基要我去見她的弟弟，羅傑。「你生氣了，」她說，「來告訴羅傑吧。」我去了那兒但沒人給我開門。所以我弄出很大的噪音，然後他們開了門。老克拉克森太太不在那兒。但是我告訴了羅傑，我全都告訴了他們！」彼特用手敲打著車。「我想殺了那個女人。我丟了工作，我的第一份工作，就是因為她。上個月我跟警察有些糾紛，那老女人就寫信給我的辦公室，她告訴他們有關警察的事。我想殺了她！」

「很容易！」沃爾什探長說，「接下來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「傑基給我咖啡，可她的弟弟沒聽我說，」彼特生氣地說。「然後湯姆·布里

格斯進來了。他也想和羅傑談談，可羅傑不聽他的。傑基很不高興——她幾乎哭了。然後我回家了。就這些。」

「明白了。現在告訴我有關藥片的事。你周四去村裏了嗎？」

「藥片？哦，是的。我想起來了。傑基要我從村裏給她媽媽帶些藥片。我騎自行車去村裏的——這輛車壞了。」

「謝謝，彼特。到此為止吧。」

「到此為止？」彼特生氣地笑笑。「你們會回來，我知道！我知道警察。」

湯姆·布里格斯的農場離河大約有半英里遠。這是個不大的農場，並且房子又舊又髒。

「這兒不值多少錢。」沃爾什探長說。

湯姆·布里格斯是個年輕人，大約 30 來歲。一雙手很髒，還有一口壞牙。「出了什麼事？抱歉，我正在吃飯，」他說。

「我們可以等，你去吃飯吧，」沃爾什探長說。「我們想問一兩個有關昨晚的問題。」

「進來在前屋等吧，」湯姆說著打開了門。

沃爾什探長看著前屋的東西。屋裏有一台舊的黑白電視機，桌上還有些書。一個棕色長髮，充滿快樂的年青女孩的相片也在桌上，沃爾什探長盯著照片看了好一會。這女孩是誰？

湯姆·布里格斯走進前屋。

「吃完了？」沃爾什探長問。「你知道克拉克森太太死了嗎？」

湯姆·布里格斯突然跌坐在最靠近身邊的椅子上。「什麼？她怎麼死的？什麼時候發生的？我昨晚還在那兒。」

「她死於昨晚或是今天清晨。你昨晚幹了什麼？」

「我？你為什麼要問我？我去那兒見克拉克森先生——羅傑。我的農場在虧損，我需要更多的土地。我想要克拉克森夫人的半個花園。」

「你進了廚房，你接下來幹了什麼？你能記得嗎？」

湯姆·布里格斯看著福斯特警官，然後又回頭看著沃爾什探長。「我記得非常清楚。所有的家人都在廚房，彼特·霍布斯也在那兒。我和羅傑談話，他想要他母親賣了房子，可是他要地，他不想讓我得到它。但是現在克拉克森夫人死了。將會發生什麼呢？」

沃爾什探長站起來，拿起桌上女孩的照片。「這是誰？」

湯姆的臉變紅了。「誰？哦！那是一個朋友。這不是……這是很久以前的了。」

兩人穿過花園走回到克拉克森家。花園美麗蔥綠寧靜。沃爾什探長覺得又累又餓。誰殺了莫利？他現在知道了答案，可他需要再問一兩個問題。

「咱們走，警官，」他說，然後戴上帽子。「明天是新的一天了。」

星期一早上，福斯特警官夫羅傑的辦公室，問了幾個問題，然後他去艾伯特家，問了些別的問題——沃爾什探長坐在辦公室打電話。他打電話找彼特·霍夫斯，然後又打電話找湯姆·布里格斯，接著他要了些咖啡和三明治。

3 點鐘，兩名偵探開車去了克拉克森家。

「我想見見每個人，」他告訴羅傑。

大家都走進客廳坐下來。

沃爾什探長站在窗前輪流地看了每個人一眼。「我想和你們談談有人殺死了莫利·克拉克森，有人把安眠藥放在她的熱牛奶裏殺了她。沒人願意告訴我實情，但現在我知道了事情真象。我將會告訴你們。」

兩條狗慢慢走進房間坐在黛安娜腳旁。房間裏非常安靜。

探長看著艾伯特。「金先生，你妻子病得很重需要一名護士，你告訴了我。你卻沒告訴我有關你的房子。因為你們需要錢，你們下個月就要賣了你們的房子！」

艾伯特生氣了。「去年我向莫利的丈夫要些錢，他答應了。可接著他死於一場事故。」

「事故！」黛安娜叫道。「那不是事故！媽媽想要他的錢，所以她殺了爸爸！」

「咱們現在談談你，黛安娜！」沃爾什探長說。「你每個月都來見你母親，然後從她那兒要走錢。上個月她給你錢買電視，這個月她又為你的電話付錢。每次你告訴你的母親：「那不是一場事故；你殺了爸爸；我要告訴警察。」你母親害怕警察，所以她給你錢。但是最後她想阻止你。她告訴了普拉特醫生，沒在 太多的錢了。她是周四告訴普拉特醫生的。接著星期天她就死了。你端熱牛奶給你母親——她給你說些什麼？」

黛安娜開始哭。「我愛爸爸！他總是給我錢，他愛我。就是媽媽——她不愛爸爸，也不愛我。」黛安娜停住了。狗站起來向門口走去。「是真的，我從母親那兒要了不少錢，我想殺了她，可我沒有。」

狗回來又坐在黛安娜腳旁。

沃爾什探長看著羅傑。「克拉克森先生也需要錢。」

羅傑的臉變紅了。「請你別告訴他們！」

「克拉克森先生上個月失業了，他沒有錢了。可他有一所昂貴的房子和一輛車。他喜歡昂貴的東西。」

他的姐妹看著他，可羅傑用手捂住眼睛。「別對我說這些！」「現在沒關係！」黛安娜說。「媽媽死了，我們有很多錢，你不需要一份工作。」

羅傑的臉又變紅了。「住嘴，黛安娜！」

「現在，」沃爾什探長又開始說了。「彼特·惑布斯是個非常忿怒的年輕人，克拉克森太太對他不友好。他從商店裏買到安眠藥，可他會把安眠藥放在熱牛奶裏嗎？我認為不會。湯姆·布里格斯需要半個花園當他的農場。他那晚在廚房，是他放安眠藥在熱牛奶裏了嗎？我認為沒有。」

突然天開始下雨了。好一會兒大家都看著窗外的雨。傑基從包裏拿了支煙，

開始抽。

「可有人要彼特·霍布斯那晚去廚房。她想要大家都看見他講聽他說話，」沃爾什探長說。

「她.....？我不明白，」羅傑說著，然後又停住了。

沃爾什探長從窗邊走過來坐下。「現在我將告訴你們事件的真相。克拉克森小姐，你那晚要彼特·霍布斯來家裏。他因為那封信很生你母親的氣。他說。「我要殺了她。」因而你想要大家都聽到這話。爲什麼？」

傑基的臉變白了。「這不是真的！黛安娜呢？你們在她包裏發現了空瓶子！」

黛安娜站起來。「在我包裏？傑基！你在說什麼？」

「請安靜，坐下，」沃爾什探長說，看著傑基。

「沒錯，我們在黛安娜的包裏發現了瓶子。可你怎麼知道的？我們並沒有告訴你。」

「你們告訴了.....先前.....你們先前告訴了我！」

「沒有。我們在黛安娜的房間發現了空瓶，我們告訴了你這事。你說的是黛安娜的包，我們沒有告訴你。福斯特警官記下來了。」沃爾什探長仔細看著傑基。

「很久以前，你認識了湯姆·布里格斯，他是這兒的園丁，你愛上了他，可你的母親不喜歡他。」

傑基把手放在頭上。「不！不！」

「我發現你的相片——一張舊的——在布里格斯家裏。你比現在年青，頭髮長長的。去年湯姆·布里格斯回來了，你想得到他，他也愛你，可他沒有錢。他想要花園當他的農場，他想要錢，他也想得到你。可你母親不同意。最後，你想殺了你母親.....然後你真的殺了她。你母親下樓去看狗，然後你把安眠藥放在她的熱牛奶裏。隨後，你把空瓶子放進黛安娜的包裏。」

傑基站起來，她黑黑的眼睛帶著恐懼。「你們不知道！」她大聲道。「母親什麼也沒給我.....這麼多年了。我想要幸福.....和湯姆一起，就這些。我愛湯姆，他也愛我。可母親不同意，總是不同意。」然後她開始哭，沒人理睬她。

傑基走出房子上警車。沃爾什探長注視著她，然後慢慢走向他的車。他覺得又累又餓。他停下來回頭看著那所房子。

「好了，」他對福斯特警官說，「最後，他們得到了錢：艾伯特，羅傑，黛安娜。他們現在都富有了。可他們會快樂嗎？」

他上了小車。「咱們走吧，」他說，「我餓了，我需要塊三明治。」

------(完)